

感受《敦刻尔克》 感受真实的战争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三合

◆ 战争电影新的切入点

有人说，诺兰风格化的手艺和敦刻尔克事件本身壮烈的结局挽救了电影，所以你从电影院出来的时候，感觉有些难以言说，没有如你所愿般“烧脑悬疑”，也没有血脉偾张。很显然，在战争片的战场上，诺兰想有所突破，把激烈的战争史诗变成了一个关于个体的故事。诺兰的冷观和克制，让《敦刻尔克》保持了对历史的悲悯与敬畏，让影片的主题更加深邃与深远，让它在众多战争片面前别有建树。

《敦刻尔克》是诺兰第一次拍摄真实历史事件，将一部战争片拍成了剧情、悬疑、惊悚片。这一切使它与其它战争片之间仿佛有道巨大分水岭，一边的山峰上是《血战钢锯岭》《拯救大兵瑞恩》，另一边的山峰上是《敦刻尔克》。两座巅峰上的作品都很伟大，却又那么迥然不同。

作为一部以战争为背景的电影，不管它是战争片还是悬疑片，都不重要，敦刻尔克最大的价值在于毫无保留、不加修饰地刻画出身处战场的人们的生存状态，如此真实。

这是一部“反英雄”的战争片，讲述的不是成功，而是惨烈的撤退和有意义的失败。诺兰死死抓住的是人类对于战争的真实感受，那是包围了陆地、天空和海洋的恐慌。

与战争中的人感同身受——这是《敦刻尔克》与《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》这类电影所做的。《敦刻尔克》是诺兰的一次写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尝试，在这种类型的电影中，“真”往往会摆到比“善”和“美”更重要的位置。诺兰与李安不谋而合。诺兰

认为，大多数的人在面对战争时，首先考虑的或许不是名留青史，而是“生存”。

“生存”对于那些普通的士兵来说，是回家，离开敦刻尔克；对在战争中失去儿子的老船长来说，是到敦刻尔克接那些像他儿子一样的年轻人回家；那个燃料耗尽的飞行员用生命坚守的，是即便自己不能回家，也要保住那艘回家的渔船。

在军事题材的战场上，导演喜欢从战争中挑拣出“一将功成万骨枯”或“一将功败万骨枯”的故事，把他们变成了电影里的勇士、侠客和英雄，再加上爱、恨、暴力、死亡。徒手挡子弹、料事如神的战争片让人怀疑人生，另一部分优秀的战争片吸引人坐下来了解战争。“怎样把观众带去敦刻尔克，是我最先考虑的事情。”诺兰决定将这种经验呈现在银幕上——

陆地上，德军1700辆坦克持续前进，距海滩只有16公里；空中，德军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盘旋、投弹。40万英法盟军被困海滩，唯一的生路是渡海，虽然那是每年两百多天雷雨大风的英吉利海峡，但海峡对岸是远离战火的英国——这是历史，也是电影《敦刻尔克》的开场。

“我会尊重人类寻求生存的本能，而不是真正的英雄主义。”贯彻于整部电影的，是那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死亡威胁，面对绝境，每个人都不得不为自己的命运背水一战，才有可能活着回家。这些战争中的个体，浓缩着40万人的恐惧，像极了敦刻尔克灰蓝色的海水，无边无际。

首先要对克里斯托弗·诺兰表示敬意，因为他这次用心拍了一个属于我们平常人的战争故事。

诺兰的《敦刻尔克》把作战室里的指挥策划场景全部删去，开场不交待历史背景，结尾也不交代伤亡人数。

这里没有丘吉尔，没有希特勒，《敦刻尔克》宏伟的结果更是没有悬念，诺兰只是牵挂着小人物的恐惧，聚焦“战争中，每个个体的情绪与命运”，个体的视角也被简化成了“敌人到来之前，我们要跨海回家”。

在书籍和影像的幻想里血脉偾张，却忘了感知战争亲历者的态度；执迷于完整的人物和情节是文学对电影的牵制，也是我们对电影一厢情愿的偏见和误解。从某种程度来说，《敦刻尔克》既是对战争本质的回归，也是对电影本质的回归。通过影像，人们对战争积累了足够多的了解，是时候来感受真实的战争了。



(本版图片均为《敦刻尔克》剧照)

◆ 高贵无处不在

“作为英国空军的后代，这个故事从小伴随着我长大，这段历史最打动人的地方，在于创造奇迹的士兵都是普通人，但也正是他们改变了历史的进程”。诺兰也一再强调“人性”将会是这部电影最主要的看点之一，“我想展现的是，逆境中彰显出的人性光辉”。

《敦刻尔克》的剧本只有76页，台词只有2页，化繁为简的剧情中好多细节都在回答一个问题：即便是在残酷的战争中，也要做一个有温度的“好人”。

影片接近尾声时，挂着英国国旗的无数民用船驶来，为了接这些年轻的士兵回家，军舰、渔船、游艇等“英格兰能漂浮的东西，都去了敦刻尔克”，在多方努力下，英国成功撤回了33.8万士兵，保留了实力，影响着二战的结果。

逃出生天的士兵羞愧而沮丧，想当然地猜测一个盲人“连看都不愿看我们一眼”，然而人们夹道欢迎他们归来，“只要活下来就够了”——承认平凡的弱点，也赞扬接受平凡的勇气。如果从敦刻尔克逃回来，是身体的救赎，那么此时，大概才是所有逃亡归来的人真正得到心灵救赎的时刻。

电影开场，一个年轻到令人心疼的士兵，他只有一个渴望，跟海滩上三十万英军一样：逃生，逃回家。

观众跟他一道躲过子弹，一头扎进了广阔的海滩和蓝天，遇到了正在埋葬友军尸体的友军。他们一起埋

葬了战友的尸体，又把受伤的战友抬上船。但我们也心知肚明，这两名士兵不失狡猾，他们想抬着伤员顺便更快地把自己送上回家的船。温暖在无处不在的恐惧中升华了，两人和士兵们躲在废弃的铁船里时，年轻人为那位法国士兵辩护，说法国人也是我们的战友，不能因为国籍不同就让他去送死。

这部“反英雄”电影里也有一位英雄，他是整个大撤退中的逆行者，那位空军飞行员：在油表坏掉的情况下，一次次犹豫着要返航，又一次次担心着英军的安危，一次次击落德军的飞机，最后迫降在敦刻尔克海滩上，一把火把自己的飞机烧了。

还有老船长父子。这位英国大叔用行动诠释了，面对战争时，一个高贵的人是如何做选择的。老船长响应政府的号召，开船带着儿子和他的小伙伴到敦刻尔克，试图救出更多的英军。在海上航行时，他们救上来一个“颤抖的士兵”，没有名字。“颤抖的士兵”出于对战争的恐惧，在船上跟他们发生了争执，推了船长儿子的小伙伴一把，间接导致了他的死亡。当这个士兵问到小伙伴情况怎么样（实际上那时他已经死了），老船长的小儿子犹豫了一下，说他挺好的。原谅的同时也救赎了那位“颤抖的士兵”。

影评人周黎明说：“人物实际上淡化了。在我的直观印象，片中人物的重要性连音乐都不如。在这样一个事件里面，生命是微不足道的，随时像蚂蚁一样被碾死掉。”所以，好多观众没有记住任何主角的名字，但却记住了极端情况下无处不在的高贵。